

■ 學門動態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人類學門

當前的問題及未來發展之規劃

黃應貴

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召集人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壹、前言

人類學門在台灣社會人文學科領域中，至今仍是個很小的學門。雖然，在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時，人類學很快就在台灣大學建立考古人類學系，其發展遠比最接近的社會學要順利得多。但經過55年發展至今，仍只有兩個人類學系（台大、佛光），另有兩個相關的學系（政大民族學系、慈濟人類發展系），4個人類學研究所（台大、清大、慈濟、暨南）和3個與人類學直接相關的研究所（政大民族所、台東南島文化所、佛光生命學所），以及東華的民族學院。作為社會人文學科領域的基本學科，相對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的發展而言，人類學是相對的弱勢，而在社會上，也相對地被忽視與誤解。因此，如何改善一般社會大眾及其他相關領域的人對於人類學的瞭解而能善用人類學知識，有關人類學的推廣，已是迫不及待的工作。

然而，人類學在台灣弱勢地位，將更因國際學界的進展及中國大陸人類

學的快速成長而有更多的挑戰。國際人類學界的研究，經過後結構論或後現代主義的洗禮與挑戰之後，人類學的思考一方面已超越文化邏輯的層面而進入心理的非意識層面（如認知、記憶、情緒等），另一方面由過去更深一層分析的科學主義傳統進展到綜合整合性探討的取向。這兩者看似相反的探討方式結合一起的結果是傳統的區域研究重新被凸顯。目前南美亞馬遜地區與中國大陸，正如六十年代以來的新幾內亞一樣，將逐漸成為人類學新理論發展的主要田野。再加上中國在國際政治上新的地位與角色，使得中國研究幾乎成了國際重要人類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必要發展的文化區之一。而中國研究叢書也逐漸成為國際重要出版社的新寵兒。在這個條件下，加上中國大陸人類學在近幾年的快速成長，使台灣人類學有被邊緣化的疑慮。如何與國際學界對話來提升台灣人類學界的研究水準，以及如何找到台灣人類學研究上能有獨特貢獻的研究課題，將是現階段人類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是目前國科會人類學門發展規劃上的主要考慮。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貳、人類學的推廣

面對上述兩個主要的問題，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已經著手推動一些計畫來解決。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目前除了透過國科會主辦的「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將人類學知識納入其介紹課程，以便藉此吸引一些優秀高中生未來能來念人類學外，從去年開始，已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而由國科會支持的「人類學研習營」，將各大學對人類學有興趣的大學生或研究生集合一起，介紹當前台灣人類學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在這研習營的學習及研討過程，不僅人類學系所的學生可以由與他校學生的實際接觸與對照，瞭解各校學生及訓練的個別特色，更可讓非人類學系所的學生有機會參與而對人類學得有更深入的親身接觸與體會，以便推廣人類學知識到其他系所的學生上，甚至有可能吸收到一些外系的優秀學生未來轉念人類學。事實上，從台灣人類學戰後的發展來看，不少成名的人類學者，原先均非人類學大學本科畢業的學生。也因此，今年「人類學研習營」所錄取的學生，非人類學系學生已遠遠超過人類學本科學生，就是希望能吸引更多外系優秀學生加入。

其次，要讓社會大眾對這個學科有所認識，最容易的方式便是針對當前台

灣社會所發生而與大家都有關的問題，提出有效而不同的專業意見，必能使社會大眾為之眼睛一亮，扭轉大家不正確的刻板印象。很可惜，台灣人類學界一直因人類學養成過程較一般社會人文學科為長，人類學人口一直難有明顯成長。人數上的限制，使得大部分人力都投在基本的研究與教書上，已難有餘力從事其他應用性的研究，自然無法像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一樣，對當代社會問題提出具體而又不同於其他學科的專業意見。因此，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有義務在未來推動一個有關「人類學與當代台灣社會」之類的集體研究計畫。它自然包括許多與整個台灣社會有關的議題或問題；如從原住民的土地、教育、醫療、經濟發展等少數或弱勢民族的切身問題開始，到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問題、解嚴後所引起的族群問題與社會運動、現代國家發展所產生公民社會與多元社會（或文化）的爭議、全球化下而有的地方文化再創造與再現、全球化趨勢下台灣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性質的改變、乃至於因政治意識型態爭議而有台灣史定位等問題，人類學知識都可提供許多不同於其他學科的專業意見與視野。比如，有關台灣史因政治意識型態不同而產生它是中國史的一部份還是它是獨立自主的爭議？從人類學學術的專業立場來看，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過的人、時間深度的延長、不同

地區的比較、物的流動等面向觀之，我們會發現台灣史其實是中國史、東亞史、東南亞史、南島文化史、西歐資本主義擴張史、乃至於世界史中的一環。它實在是非常寬廣而深厚的。而這才是台灣史的特色，也突顯出人類學視野上的不同。

上述有關「人類學與當代台灣社會」的集體計畫，若能夠有效執行並有一定成果後，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便可進一步考慮在大眾媒體開闢一個類似固定專欄之類的窗口，以便對當代台灣社會的問題，定期提出一般人可以懂的具體意見。如此，不僅可盡到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責任，更可由此達到傳播及推廣人類學知識的目的，並可進而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投入人類學學習研究的行列。

參、台灣人類學的內部分工與整體特色

台灣人類學要避免其被邊緣化，就必須凸顯其研究上的特色而對國際學界有其獨特的貢獻。要達到此目的，就更須將其有限的人力及經費等，集中在有發展潛力的研究課題上。很可惜，至今為止，台灣人類學界還未能找到這類的研究主題，自然無法有必要的長期累積而為國際學界所注意。反之，我們卻看

到許多系所或展示研究單位，中間有許多重疊甚至重複的（研究）工作，卻又未能一起合作、以達到集思廣義及良性競爭的地步。比如，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幾乎所有的單位都涉及，卻沒有分辨出個別的重點或共同的合作參與方式。尤有甚者，不同單位因本位主義的排斥態度，使各單位喜歡單獨與外界接觸而無法呈現出人類學在該領域應該有的面貌與貢獻，也易使外界質疑台灣人類學界對於台灣社會可能有的貢獻。同樣，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展現台灣原住民的標本，以致於參觀過一個博物館之後，就沒有什麼興趣再看另一個博物館。而研究者也往往因標本分散於各博物館而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難，導致相關研究難以有效開展。

事實上，有許多單位因其歷史發展過程的特殊條件而可發展出其獨有的特色。比如，台灣博物館因接收了日據時期有關台灣的許多自然及人文標本而為其特色，卻至今沒有規劃出其方向而無法好好整理及研究，不但導致標本流失，也使該博物館一直徘徊在被合併或裁撤的慘境。為此，國科會人類學門在2003年開始，便已連續召開幾次各機構學術行政主管的會議，試圖協商出一些可行並有助於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或計畫。其中，已有兩項已在進行中。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第一項是應用筆者同時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及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召集人的雙重身份，透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合作培訓計畫」，來規劃發展各單位的特色。由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有其他單位所沒有的資源，在研究上它一直居於台灣人類學界的領導地位。但它本身並非教學單位，其新進人員往往是徵自原其他單位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因此，該培訓計畫本身也是為該單位儲備人才。不過，該計畫主要雖是補助碩士或博士班學生田野工作所需經費，但審查各校提出補助計畫之優劣而決定是否給予補助時，優先考慮各校研究發展上的整體目標。因此，為了讓學生有更大的機會得到從事田野工作上的補助，每個申請單位必須依其優點與特色，規劃其研究發展及訓練學生的方向與方式，包括相關課程與教學的規劃與安排等。這計畫目前已進行到第二年，其成效還待進一步觀察。但在這項補助下，各校已開始有比較整體性的考量。這對於台灣人類學的內部分工及找

到其整體發展上獨有的特色而言，將有非常大的幫助。

第二項是透過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對於規劃案及學術研討會的補助方式，輪流由各單位依其研究發展的特色，提出目前台灣人類界在研究發展尚待突破之課題，尤其是需跨學科方式方可突破的問題，來主辦規劃案及推動學術研討會。過去，筆者已以這方式主辦過「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及「宗教教義、實踐與文化：一個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兩個待進一步發展突破的研究課題，成效良好。其中第一個規劃案及學術研討會的成果已正式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年），以專題的方式出版。而第二個規劃案及學術研討會成果，也將在《台灣宗教研究》，以專號的方式出版。唯經過各單位學術行政主管的商議後，從94年度（2004年6月—2005年5月）開始，輪流由各單位來主辦。其秩序及研究課題如下：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94）：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95）：人類學與語言學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96）：人類學與文學
- 私立佛光大學人類學系（97）：人類學與民俗醫療
- 私立慈濟大學人類學所（98）：人類學與心理學
-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所（99）：人類學與考古學
-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族群所）（100）：人類學與教育學

雖然，第二年開始的主題也僅有方向而還沒有具體的題目，但這類規劃案及學術研討會的推動，不僅有助於個別單位特色的進一步發展，更有助於台灣人類學整體研究能力的提昇，自然有助於台灣人類學研究發展上可盡速找到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課題與方向，以避免被邊緣化的窘境。

除了推動上述兩項工作外，國科會人文處更積極推動整合台灣南島民族不同學科研究的跨學科重點研究計畫「南島民族的分類與擴散：人類學、考古學、遺傳學、語言學的整合研究」。該項計畫初審已通過，複審則待本年六月

確定。由於國科會人文處已將該整合型計畫視為重點突破處之一，如果能夠通過並執行該三年的計畫，就更有可能為台灣人類學界的發展注入一個強心針，提供台灣人類學界找到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課題，以貢獻於國際人類學界。

當然，當前台灣人類學界所面臨的問題，絕不限於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兩項而已。但每一任學門召集人所能規劃與執行的方向均有限。事實上，它一部分是繼承了上一任的工作，一部份則開展了新的可能。也只有在這延續與創新同時進行的過程，才有可能逐漸找到台灣人類學界最具前瞻性的可能發展方向。